

曾枣庄 吴洪泽 著

肆

宋代文学编年史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第四卷

(1195—1279)

南宋后期文学即宁宗、理宗、度宗、恭帝、端宗、赵昺六朝的文学，其成就和影响远不及南宋前期的文学。由于宋金媾和以后，经历了一段相对安定时期，爱国主义的激情逐渐衰退。这一时期，理学兴盛，格律派词人兴起，词的成就较高，尤以姜夔、史达祖、吴文英、周密、张炎为突出。姜夔词音调和婉，格调较高，“白石脱胎稼轩，变雄健为清刚，变驰骤为疏宕”（周济《宋四家词选序论》），其《扬州慢》的“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”，充满对金兵南侵所造成的破坏的喟叹。姜夔、史达祖都有不少咏物词，工于刻画。姜夔的《梅溪词序》，称史达祖“融情景于一家，会句意于两得”（《花庵词选》引），既是评史，也堪称自评。吴文英词长于修辞协律，但略显晦涩。周密词清丽疏徐，与吴文英并称“二窗”（周草窗、吴梦窗）。张炎词研究声律，提倡“清空”，抒发了宋亡后的凄凉哀怨。姜夔、张炎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，为清代词人所推重，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云：“姜尧章词，清虚骚雅，每于伊郁中饶蕴藉”，“张玉田词，如并剪哀梨，爽豁心目。”在诗坛上，是四灵派、江湖派的天下，其中以刘克庄的成就为最高。他们由江西诗派、中兴四杰的学杜，改学晚唐

贾岛、姚合，诗风凄清幽咽，但境界狭窄。总之，整个宋代都在学唐，各个流派、各个作家所学不同，成就各异，以学晚唐贾岛、姚合始，也以学晚唐贾岛、姚合终，而其成就都远逊于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前期的学杜。出现在南宋亡国之际的文天祥，诗、词、文都不错，可以说是宋代文学的回光返照。

庆元元年乙卯(1195)

正 月

一日(丁亥),陆游撰《跋东坡七夕词后》(《渭南文集》卷二八):“昔人作七夕诗,率不免有珠玑绮疏惜别之意。惟东坡此篇,居然是星汉上语,歌之曲终,觉天风海雨逼人。学诗者当以是求之。庆元元年元旦,笠泽陆某书。”

周必大撰《傅忠肃公察文集序》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五二)云:“本朝世臣巨室前后相望,在仁宗时有若献简傅公讳尧俞……遭时遇主,致位二府,生都美誉,没保令名,遂为大家。其从孙忠肃公讳察……其诸子皆以学问才猷翱翔仕途,至孙伯寿文采益高,方以直焕章阁按刑畿部,兴念前烈,既编定献简公《草堂集》,又哀公遗稿成三卷,将传之四方,属某序其首。惟公文务体要,辞约而理尽,甚类献简;诗尤温纯该贯,间次险韵,愈多而愈工。……庆元元年正月。”

二 月

一日(丁巳),王明清撰《题挥麈三录后》(《挥麈三录》卷三)云:“明清前年厕迹蹊路,假居于临安之七宝山,俯仰顾盼,聚山林江湖之胜于几案间,襟怀洒然。记忆旧闻,纂《挥麈后录》,既幸成编。去岁请外从欲,赘丞海角,涉笔之暇,无所用心,省之胸次,随手濡毫,又获数十事,不觉盈帙,漫名曰《挥麈第三录》。凡所闻见,若来历尚晦,本末未详,姑且置之,以待乞灵于博洽之君子,然后敢书。斯亦习气未能扫除,犹鸡肋之余味耳。庆元初元仲春丁巳,明清重书于吴陵官舍佳客亭。”

五日(辛酉),周必大撰《题李玠叔诗文》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四六)云:“李公讳孝先,字玠叔,元祐元年贺范忠宣入西府,启草如右。又尝有诗题余干

县干越亭云：‘吴越余干地要冲，树亭危岸势凭空。春潭倒影黄昏月，古木喧声白昼风。鸥鹭惯来窥宴席，烟云无着护帘栊。凄凉故国多迁变，独有溪山在望中。’诵此诗，观此启，则公文章行谊为忠宣所知。……庆元乙卯二月五日，周某子充。”

十二日(戊辰)，周必大又撰《题曾伯震所得子中兄二绝》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四六)云：“子中兄自数岁已能诗，稍长，凡古人篇章无不穷极根源，采撷菁华。中年以后深味禅悦，虽遇兴间有赋咏，要非所好也。三十年前尝以一二寄予，今诗人陆务观一见谓句法入律，无愧古人，识者以为知言。曾君伯震得此二绝，可以自信不疑，坐进此道矣。庆元乙卯二月十二日。”

二十二日(戊寅)，赵汝愚罢相(《宋史》卷三七《宁宗本纪》一)。权直学士院郑湜草罢相制，旋坐褒词太过贬官(《两朝纲目备要》卷四)。湜(生卒年不详)字溥之，号补之，福州(今属福建)人，郑昴子。乾道二年进士。少而习文，善为词章。绍熙初为秘书郎，除大理少卿。庆元元年正月，权直学士院，迁权刑部侍郎。累官礼部侍郎，卒谥文肃。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八著录其《治述》十卷，今不传。事迹见《淳熙三山志》卷二九。

二十七日(癸未)，朱熹撰《跋东坡刚说》(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八三)，末署“庆元乙卯二月癸未，新安朱熹书”。

二十八日(甲申)，洪迈撰《夷坚支乙集序》(《夷坚支乙志》卷首)云：“绍熙庚戌腊，予从会稽西归，方大雪塞途，千里而遥，冻倦交切，息肩过月许，甫收召魂魄，料理策简。老矣，不复著意观书，独爱奇气习犹与壮等。天惠赐于我，耳力未减，客话尚能欣听；心力未歇，忆所闻不遗忘；笔力未遽衰，触事大略能述。群从姻党，宦游岷、蜀、湘、桂，得一异闻，辄相告语。闲不为外夺，故至甲寅之夏季，《夷坚》之书绪成辛、壬、癸三志，合六十卷，及《支甲》十卷。财八改月，又成《支乙》一编。于是予春秋七十三年矣，殊自喜也，则手钞录之，且识其岁月如此。庆元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野处老人序。”

三 月

十四日(己亥)，姜夔与张平甫自南昌同游西山玉隆宫，作《鹧鸪天》词，序(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三)云：“予与张平甫自南昌同游西山玉隆宫，止宿而

返，盖乙卯三月十四日也。是日即平甫初度，因买酒茅舍，并坐古枫下。古枫，旌阳在时物也，旌阳尝以草屨悬其上，土人谓屨为屨，因名曰挂屨枫。苍山四围，平野尽绿，隔涧野花，红白照影可喜，使人采撷，以藤纠缠著枫上。少焉月出，大于黄金盆，逸兴横生，遂成痛饮，午夜乃寝。明年平甫初度，欲治舟往封禺。松竹间念此游之不可再也，歌以寿之。”

赵彦清刊杜审言诗集，杨万里为撰《杜必简诗集序》（《诚斋集》卷八二）云：“吾州户曹掾赵君彦法，以公事行县，因访予于南溪之上。赠予七言古诗一篇，命意高秀，下语有气力。予惊异焉，则劳之曰：‘豫章代出诗人，今君家进贤，山谷江西之派，今有人矣。’吉州司户官虽小，曾屈诗人杜审言”，予于赵君亦云。”君曰：‘寒厅有此诗人，而无其集，非缺欤？近已旁搜远摭，得其诗四十二首。将刻枣印以传诸好诗者，且以为寒厅之宝玉大弓，愿得先生一言以伸其说。’予谢曰：‘逢澄江而不敢咏者，诗人畏谢功曹也。予于必简独无畏乎？必简先贤，予后学，一也。唐人诗国朝诸公尚宗之，况予乎？二也。必简之师，其竟已甚，又有少陵以为之孙，遂建大将鼓旗以出，独主百世诗人之夏盟。’……庆元乙卯熟食日，诚斋野客杨万里序。”

二十三日（戊申），王楙撰《野客丛书小序》（《野客丛书》卷首）云：“仆间以管见，随意而书，积数年间，卷帙俱满。旅寓高沙，始命笔吏，不暇詮次，总而录之为三十卷，目之曰《野客丛书》。……皇宋庆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，长洲王楙书于不欺堂之西偏。”

四 月

五日（庚申），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以上书留赵汝愚，送五百里外编管（《宋史》卷三七《宁宗本纪》一）。

十六日（辛未），周必大撰《跋百醉老人赵士墩诗卷》（《周文忠公集》卷四六）云：“味百醉之名，诵三百之诗，公盖师友陶靖节者。晁景迂乃谓得句法于江西，殆由禁锢初开，诗社勃兴，人以著录为宠，故一时之言如此。若李云龕、陈简斋、汪龙溪跋语，则不易之论也。庆元乙卯四月十六日。”士墩，号百醉老人，宋宗室。以诗知名，楼钥《跋百醉老人诗》（《攻媿集》卷七〇）称：“百醉老人诗追七子，凌鲍、谢，诸公论之已详。《游别圃》有句云：‘中原戎

马场，故国虎狼窟。言归成默伤，念之中心栗。’钥读而悲之，此诗人黍离之叹，少陵一饭不忘君之意也。”韩澆《夜过霞山看赵百醉诗刻及诸名胜跋语》（《涧泉集》卷四）亦以“白夫阮籍眼，拥矣谢安鼻”相称，可见名噪一时。而其诗集久已失传，后世几无人称道，亦可谓寂寞千载矣。

五 月

十六日（庚子），家诚之重刊《丹渊集》，并附所编年谱及辑遗，其跋（四部丛刊本《丹渊集》目录后）云：“按先生曾孙鹗所编家集，诗分为十八卷，各以所居为别：东谷古今诗三卷，南幽古今诗二卷，临邛、广汉古今诗各一卷，陵阳古今诗三卷，汉中古今诗二卷，梁洋古今诗三卷，西冈古今诗一卷，画厨乐府、杂咏各一卷。东谷，先生里居也，而《青城山》六诗、《普慈》三诗、《阆中杂咏》、《与夫过兴州晴碧亭》、《苍溪山寺》、《新津退思堂》、《左绵富乐山海师》、《彭州南楼》诗皆在焉。临邛，先生官居也，而《彭山县居》、《题象耳山》、《过金鸡关》、《晋原清溪阁》诗皆在焉。广汉诗中则有《成都杨氏江亭》、《剑州东园诗》；陵阳诗中则有《续青城》四诗、《子骏宝峰亭》、《华山》等诗。汉中，先生出镇之地，则有《江原善颂堂》、《峰铁峡》诗。西冈，先生京师僦居之地，复有《阆乡值风》、《大热过散关》、《将至陇城》、《鸣玉筹笔》、《夜发散关》等诗。虽或出于寄题，或赋于沿檄，盖未可知。然别之以所居之地，则不能不致后学之疑。且《超然台赋》、《莲》、《松》等赋杂出于诗中，乐府独殿于诗后，挽诗既别之以门，复附之于诗，编次可谓不伦矣。先生之诗用是不复可谱，但谱其平生出处大概耳。诗之次序则从其旧，惟取其词赋列于首篇，以见先生用意于古学；乐府次之，古今诗又次之，他文又次之，仍分为四十卷。又寻访先生遗文，分为两卷，复以诸公往来书翰诗文系之于末，庶知先生师友渊源所自云。庆元乙卯五月既望，南窗书。”又跋（《丹渊集》卷末）云：“湖州三仕于邛，笔墨遗迹甚多。后一百三十年，诚之被命守邛，凡故旧之相属者，必湖州墨林是求，而不及其文焉，则知湖州之文者能几哉！……邛旧有湖州墨林堂，诚之既为立祠堂上，以致邛人不忘之意，又刊其集以广于世，庶几因其文以知其人劲正豪迈，不独在于区区之疏篁怪木也。虽然，湖州之文散落不存者多矣。石林先生云：东坡倅杭，与可送以诗，有‘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莫吟诗’之句。及诗祸作，

世以为知言。而东坡亦尝移书湖州，趣其赋黄楼。二者集中皆无之。间有诗与坡往还者，辄易其姓字，如《杭州凤味堂》，坡所作也，则易以胡侯；诗中凡及‘子瞻’者，率以‘子平’易之。盖当时党祸未解，故其家从而窜易。斯文厄至于如此，可胜叹哉！今但掇拾其遗亡数篇，以附于后，后有同志者或又能访其遗余，尚可以续编云。庆元元年五月既望，曲沃家诚之跋。”

六 月

八日(辛酉)，周必大撰《题刘昌诗母墓志》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四六)云：“唐人欲铭其先世，必得韩云卿之文，李阳冰之篆，择木八分书，乃称三绝。今清江刘君昌诗有母贤，其没也，乡人徐思叔为志，谢昌国题额，而赵从善书之，盖庶几焉。庆元乙卯六月八日，周某题。”

二十四日(丁丑)，赵善俊卒。善俊丰仪秀整，少以功名自期，尤喜论事。著有诗文二十卷，已佚。参见绍兴二年壬子(1132)赵善俊条。

叶适撰《东溪先生集序》(《水心文集》卷一二)：“君名伯熊，字元朝，姓刘氏，居简东溪，号东溪先生。始冠，有荣人杨先生爱其赋，海之曰：‘无为俗学。’君谢，闭户焚昔稿，束注解，读经必自识，然后纵观他书。如是余十年复见，杨先生曰：‘可也，吾畏子矣。’”又有“庆元元年，还至南徐州，病甚……六月日”语，可知作于此时。

七 月

十七日(庚寅)，周必大转少傅致仕(周纶《周益公年谱》)。赵与麒《娱书堂诗话》卷下：“周益公休致，白石黄景说贺以古风云：‘相公能辞一品官，不能辞他九转丹。相公能却万钟粟，不能却他长生策。潭潭之居移气体，新年七十儿童似。朝朝见客步如飞，窗下时时看细字。高车得似垂车荣，巍冠何如挂冠清。深衣独乐真天人，谁其友者聃与彭。’”

九 月

一日(壬午)，杨汝明撰《东坡赠文长老诗跋》(《两浙金石志》卷一〇)云：“右东坡先生遗乡僧文老三诗，余家旧藏第三诗，以示今主僧本觉。觉遂集先生帖中字足□前二诗，并刻之石。余西归过寺，徘徊周览，喜其能补

□□之阙云。乙卯九月旦，眉山杨汝明。”杨汝明（生卒年不详）字叔禹，眉州青神（今属四川）人，洪适女婿。绍熙四年进士，授隆兴府武宁县主簿（《盘州文集》附许及之《宋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赠特进洪公行状》）。历官校书郎，嘉定八年，官军器少监，兼权左侍郎官、考功郎官。为起居舍人，礼部侍郎。历泸南帅，官至工部尚书。见魏了翁《哭杨尚书》（《鹤山大全集》卷九一）、《南宋馆阁续录》卷八。

十二日（癸巳），朱熹撰《跋道士陈景元诗》（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八三）云：“碧虚子，道士陈景元也。颇读书，能诗文，一时名胜多与之游。予尝见其所注《庄子》及所书《相鹤经》书，颇醇古可观。计于其辈流中，亦当小异。然元祐间，王仲至尝荐使校中秘道书，范醇夫在琐闼，极论其不可，且引王韶、章惇开边时以僧自随，因有经略察访大师之诮，今日岂可复使馆阁有编校大师耶？今观此卷，见其诗句字画皆清婉可喜，而荆公笔语尤高胜，偶忆范公语，聊书卷尾，以发观者之一笑云。庆元乙卯九月癸巳，朱熹仲晦父书。”

二十一日（壬寅），项安世作《刘武子生日》（《平庵悔稿后编》），题注“乙卯重九后十二日”。刘翰（生卒年不详）字武子，自号小山，长沙（今属湖南）人。绍兴间游张孝祥、范成大之门，诗名日著。久客临安，无所成就，作《秋风思归歌》以自寓，其辞曰：“采中洲兮兰蕊，望美人兮千里。我所思兮天一方，共明月兮隔秋水。”怨而不怒，得骚人之旨。苏洞《简刘武子》诗云：“落拓刘郎醉未醒，少年名字以诗行。流传漫有南朝体，萧寺如今白发生。”庆元元年重九后十二日，项安世作《刘武子生日》诗云：“六宫旧唱香奁妩，诸老争偷锦段新。大小山中千树桂，寿君千岁转诗论。”晚为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，项安世《题刘都干所藏杨秘监诗卷》云：“肯为小山题短纸，自家元爱晚唐诗。”自注称“杨（万里）谓刘诗有晚唐风气”。庆元中，吴玕留守金陵，刘翰与“一时之彦”储用、项安世、周师稷、王辉、王明清等从其游，在江湖诗坛上颇有诗誉。著有《小山集》，今存读画斋刊南宋群贤小集本、宋百家诗存本。词存七首，皆为小令，其《清平乐》云：“惊起半床（一作屏）幽梦，小窗淡月啼鸦。”陆行直《词旨》以警句许之。《好事近》云：“东风吹尽去年愁，解放丁香结。惊动小亭红雨，舞双双金蝶。”虽无奇特之处，亦颇清丽可喜。事迹见《宋百家诗存》卷一〇。

二十七日(戊申),陆游撰《跋张监丞云庄诗集》(《渭南文集》卷二八)云:“虏覆神州七十年,东南士大夫视长淮以北,犹疮荒也。以使事往者,不复‘黍离麦秀’之悲,殆无以慰答父老心。今读张公为奉使官属时所赋歌诗数十篇,忠义之气郁然,为之悲慨弥日。庆元改元九月二十七日,陆某书。”

二十九日(庚戌),又撰《跋渊明集》(同上),末署“庆元元年岁在乙卯九月二十九日,山阴陆某务观书于三山龟堂,时年七十有一”。

周必大撰《跋金给事彦亨文稿》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四六)云:“公之孙承直郎、铸钱司检踏官箴示公文稿二篇,求予一言,因题其后,非独著公盛德,补家传之阙,亦以彰寿皇从谏如转圜,它日史氏或有考焉。至于文辞典雅,如其为人,识者自知,何待赞也。庆元元年九月日,具位周某谨书。”

十 月

二日(癸丑),蔡权生。权(1195—1257)字仲平,号静轩,建阳(今属福建)人,沈季子。肄业于家庭,兄弟自相师友。以兄抗恩授承务郎,为庐峰书院山长,教授乡闾,讲明义理。宝祐五年卒,年六十三。事迹见《静轩公集》附录陈元善《静轩公墓志》、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二五。

十三日(甲子),洪迈撰《夷坚支景序》(《夷坚支景志》卷首):“岁二月支乙成,十月支景成,书之速就,视前时又过之。昔我曾大父少保讳,与天干甲乙下一字同音,而左畔从火,故再世以来,用唐人所借,但称为景。当《夷坚》第三书出,或见惊曰:‘礼不讳嫌名,私门所避若为家至户晓,从费词说耳。’乃直名之。今是书萌芽,稚儿力请曰:‘大人自作稗官说,与他所论著及通官文书不侔,虽过于私无嫌,避之宜矣。’于是目之曰支景,惧同志观者以前后矛盾致疑,故识其语。庆元元年十月十三日序。”

二十八日(己卯),周必大撰《跋范丞相觉民谢罢政表稿》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四六)云:“庚戌夏五月,高宗行在会稽,高平公自参知政事拜右相,年三十有一。明年改元绍兴,秋七月,坐讨论事罢政奉祠,故谢章有‘惜名器,裁苟得’之语。汪翰林草制犹引‘敬王如孟子,选众举皋陶’,可以知其无他矣。本朝惟王溥初相时年三十二,然其除拜乃在周朝,非公比也。未强仕而薨,不及再用,迄展经纶之蕴,惜哉!庆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,前进士

周某题。”

十一月

三日(甲申),程大昌卒。陆游撰《程泰之尚书挽词》(《剑南诗稿》卷三三)云:“文古唐元结,经明汉仲舒。三朝八座贵,千载九丘书。早接游从末,常闻议论余。死生今永诀,追恨寄声疏。”王炎撰《龙图阁学士赠特进程公大昌覆谥文简议》云:“其学富赡而不杂,其识精密而渊深,其发为文章,则根底六经,与韩退之、柳子厚相依仿,而驰骋笔力,骎骎上薄西汉,续作者之流派,立后学之准的。”大昌博雅赅洽,长于经术,周必大称其“学该上古,文俪先秦”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二七《回富沙程尚书大昌启》)。其著述多为辨章学术,考订史实,校证典籍之作。清康熙皇帝称其《象刑说》一文,以为疏解甚精,发挥文意无遗义(《御制文第三集》卷四三)。其词以庆寿之作为多,题材狭窄,成就不大。著有《禹贡论》、《易原》、《诗论》、《雍录》、《北边备对》、《考古编》、《演繁露》等(周必大《程公神道碑》),又有《程文简集》二十卷(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八)。文集已佚。其词有单刻《文简公词》一卷行世,今存典雅词抄本、彊村丛书本。参见宣和五年癸卯(1123)程大昌条。

二十一日(壬寅),周必大撰《题张右丞如莹奏疏》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四六)云:“澹岩张公以文章才略被遇高宗,越即位之三年,自独坐拜尚书右丞,适值苗、刘反逆,豫政两月而去。平生奏议号为通达国体。当绍兴五年春,虏兵初遁,高宗用赵忠简公奏,诏宰执条具善后之计。公上疏五六千言,援古证今,事事皆有规画。向使久在政地,尽行其言,何患不为名宰,惜哉!庆元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,前进士周某题。”

二十八日(己酉),必大又撰《又题范觉民与诸人唱和诗》(同上)云:“耿伯顺、韩子苍、范元长、李西美、李德升、谢任伯,宣和以来文人才士也。高平公或同侍从于靖康之朝,或尝引类于南渡之后。观此诗轴,唱妍酬丽,三叹而有遗音矣。庆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,前进士周某题。”

冬,陆游有《读杜诗》、《枕上偶成》、《纵笔》、《悲歌行》、《白首》等诗(《剑南诗稿》卷三三)。

是年,朱熹《楚辞集注》成(元都璋《朱先生年谱节略》)。凡《集注》八卷、

《辨证》两卷、《后语》六卷，共十六卷。《楚辞集注》只注了王逸所定的各篇，删去了后人逐渐补入的其他各篇，新增了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鹏鸟赋》二篇，附录扬雄《反离骚》一篇。《辨证》两卷亦朱熹自撰，《后语》六卷则是根据晁补之《续楚辞》、《变离骚》二书增删而成。其孙朱鉴刊于宋理宗端平乙未(1235)。今王逸《章句》、洪兴祖《补注》均无宋刻传世，而晁补之的《续楚语》、《变离骚》原书已失传，故朱熹撰、朱鉴刻的这部端平本《楚辞集注》，是今天所见《楚辞》的最古老最完备的刻本(原件藏国家图书馆，有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)。王逸《章句》虽最古，但多牵强附会之说，朱熹的《辨证》对之曾详加批评。洪兴祖的《补注》基本上是沿袭汉儒注书的老路，朱熹以理学家的义理眼光为《楚辞》作注，故与以前的《楚辞》注本比较，可谓面目一新，进了一大步。此书较通行的版本，有古逸丛书本(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影印本)、四库全书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。

按：宋人最推崇的前代总集一为《诗经》，二为《楚辞》，三为《文选》。除《诗经》外，宋人特别推崇《楚辞》，特别是屈原的《离骚》。在汉代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之后，唐代没有出现过重要的《楚辞》注本，宋代却出现了钱果之的《离骚集传》、洪兴祖的《楚辞补注》、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、杨万里的《天问天对解》、吴仁杰的《离骚草木疏》、谢翱的《楚辞芳草谱》等。唐人有时对屈原的自沉汨罗似不理解，如白居易谓“长笑灵均不知命，江篱丛畔苦悲吟”(《自吟》)，宋人却对屈原深表崇敬。苏轼的《屈原塔》(《苏轼诗集》卷一)诗颇能代表宋人对屈原的看法：“楚人悲屈原，千岁意未歇。精魂飘何处，父老空哽咽。至今沧江上，投饭救饥渴。遗风成竞渡，哀叫楚山裂。屈原古壮士，就死意甚烈。世俗安得知，眷眷不忍诀。南宾旧属楚，山上有遗塔。应是奉佛人，恐子就沦灭。此事虽无凭，此意固已切。古人谁不死，何必较考折。名声实无穷，富贵亦暂热。大夫知此理，所以持死节。”前十二句泛写千百年来楚人悲吊屈原形成“遗风”，作为壮士的屈原虽然慷慨赴死，但楚人总是对他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。中间六句谓巴东本是古蜀楚地，故忠州也有屈原塔。屈原是否去过忠州虽然于史无凭，但

忠州人民怀念屈原的心意却是真切的。最后六句是苏轼发出的感慨：屈原很懂得富贵是短暂的、声名才是无穷的道理，因此，宁死也要坚守节义。苏轼还有《屈原庙赋》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一），对屈原之死深表理解：“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，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？独嗷嗷其怨慕兮，恐君臣之愈疏。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，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。苟宗国之颠覆兮，吾亦独何爱于久生。”苏辙也写有《屈原赋》（《栟城集》卷一七），模仿屈原的口气反驳那些指责屈原不该投汨罗江自杀的人，认为由于宗国殒灭，他只能以死殉国：“彼其所处之不同兮，又安可以谤予？抱关而击柝兮，余岂责以必死？宗国殒灭而不救兮，夫予舍是安去？”主旨与苏轼同题赋相近。宋人多把屈原作为自重名节的代表，晁公遡的《屈原宅赋》（《嵩山集》卷一五）亦云：“予于是瞻怅久之，泫然流涕，而后知名节之可尊，而富贵之为不足恃也。”周紫芝《哀湘累赋》叙云：“始余夜读《离骚经》二十五篇，至其悲愤慷慨有不能胜，卒以忠谏而死，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。其后诵贾生渡湘水所为《吊屈原赋》，与扬子云《反离骚》，则知二子皆咎原，以谓当去而不当死也。呜呼！君子之责人也，终无已乎？其异于庸人亦远矣，而又非之，不几乎使人难为善者哉？盍亦反而求之，伤夫原之不逢其时以死焉，斯可矣。乃反二子之意而作赋，名之曰《哀湘累》。”王灼有《吊屈原赋》：“怀先生于久远兮，念叔世之愈薄。小不能死封疆兮，大不能死社稷。习柔媚以图安兮，睨其君如国人。进靡闻于抗直兮，矧退为之陨身。抑高风之难嗣兮，独以是钟于先生。”可见宋人吊古是因为伤今，感慨宋人在国难当头时，无人嗣屈原之后尘。

辛弃疾在闽帅任，以台臣弹劾，丐祠归。是年落职，居上饶（辛启泰《稼轩先生年谱》）。

杨万里退居南溪，是年有召命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甲编卷四：“杨诚斋自秘书监将漕江东，年未七十，退休南溪之上，老屋一区，仅庇风雨，长须赤脚，才三四人。徐灵晖赠公诗云：‘清得门如水，贫唯带有金。’盖记实也。聪明强健，享清闲之福十有六年。宁皇初元，与朱文公同召，文公出，公独不出。文公与公书云：‘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，而忘与人同忧之忧。

毋过于优游，毋决于循思，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。’然公高蹈之志，已不可回也。尝自赞云：‘江风索我吟，山月唤我饮。醉倒落花前，天地为衾枕。’又云：‘青白不形眼底，雌黄不出口中。只有一罪不赦，唐突明月清风。’”

罗椿有诗劝杨万里赴召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乙编卷五：“吾郡罗椿，字永年，诚斋高弟也。清贫入骨，一介不取，颇有李方叔、谢无逸风味。累年举于礼部，竟不第，自号就斋。尝访诚斋于毗陵，诚斋作诗送之归曰：‘梅苔香边踏雪来，杏花影里带春回。明朝解缆还千里，今日看花更一杯。谁遣文章太惊俗，何缘场屋不遗才。南溪鸥鹭如相问，为报春吟费麝煤。’庆元初，诚斋与朱文公同召，诚斋力辞。永年寄诗云：‘不愁风月只忧时，发为君王寸寸丝。司马要为元祐起，西枢政坐寿皇知。苦辞君命惊凡子，清对梅花更与谁？梦绕师门三稽首，起敲冰砚诉相思。’诚斋击节。又《送永丰汪令》诗云：‘锦缆梅花浦，江南作县归。新来荐鹗牋，惊动袞龙衣。岁晚情难别，心亲事却违。恐君天上去，扶病出烟霏。’颇有少陵意态。他如‘露湿看花脚，莺啼欲晓山’、‘春消千嶂雪，清逼五湖秋’等句，皆佳。”

罗与之约生于是年。与之字与甫，一字北涯，螺川(今江西吉安南)人。端平间累举不第，遂归隐，赋诗云：“古来至宝多横道，何事荆山泣卞和。”晚年潜心性命之学，尝作《谭道卫生诗》，皆阅历后见道语。刘克庄称许其诗云：“织千机锦非常巧，熏一铢香已觉多。”(《题庐陵罗生诗卷》)清钱陈群《罗与之雪坡小稿》(《宋百家诗存题词》)云：“累举难邀一第恩，晚年谈《易》悟天恩。”著《雪坡小稿》二卷，有汲古阁影宋抄南宋六十家小集本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事迹见《两宋名贤小集》卷二六八、《宋百家诗存》卷一七。

吴潜生。潜(1195—1262)字毅夫，号履斋，宁国(今属安徽)人，渊弟。嘉定十年进士，授镇东军节度签判，改广德军。召为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。绍定二年，通判嘉兴府，权发遗府事。四年，召为尚右郎官，改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五年，迁太府少卿、淮西总领。六年，迁太府卿、淮西总领，兼沿江制置、知建康府。端平元年，以直言忤时相放罢。起为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，主管江西安抚司。二年，除枢密都承旨、督府参谋官兼知太平州。三年，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嘉熙元年，除工部侍郎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改知平江府，与转运使王埜争论利害，奉祠。

二年,起为户部侍郎、淮东总领兼知镇江府。改宝谟阁直学士,兼浙西都大提点坑冶。三年,为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,除兵部尚书、浙西制置使,知镇江府。进工部尚书,改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。四年,兼侍读,以台臣徐荣叟论列,提举南京鸿庆宫。除福建安抚使、知建宁府,辞。丁母忧。淳祐二年,起为试兵部尚书兼侍读,转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,以论罢。四年,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。七年,同签书枢密院事,权参知政事。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。九年,移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召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十一年,参知政事,拜右丞相。十二年十一月罢,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宝祐四年,除沿海制置使、判庆元府。开庆元年,屡疏致仕,移判宁国府,兼侍读,十月拜左丞相兼枢密使,封许国公。景定元年,以谏阻贾似道建储之议,提举临安府洞霄宫,旋谪居建昌军,寻移潮州。二年,责授化州团练使、循州安置。三年,卒于贬所。事迹见《宋史》卷四一八本传,参《宋史》卷四二至卷四五《理宗本纪》,《南宋馆阁续录》卷七、八。

庆元二年丙辰(1196)

正 月

十六日(丙申),滑懋刻张釜诗,跋《粤西金石略》卷一〇)云:“绍熙四年秋,丹阳张公来主饷事。公家世人物,文学议论,推重一世,而尤精于吏道。始至,思有以广上恩,苏民瘼,首议脍盐额于支郡,以杜科扰,减送使于总司,以宽漕计;次则阁版籍之负,教编户之稚,津送落南之孤以出领,置腰铺,增驿卒,凿井植木,以便道途之往来。凡剔蠹栝弊,锄奸扶伏,无不顺民所愿,欲其厘恳备至,疑若日不暇给,而公乃从容如平常。间则与客登高访古,赋诗饮酒,以极其欢。懋间亦缀在席末,公尝手书是诗以见遗,翰墨芒寒,照映圭荦,求观者迄今其未已。盖公之诗精深婉转,能‘写难状之景,如在目前,含不尽之意,见于言外’,如前修所云者。故一言一句,人以争先睹之为快,是用镌诸岩石,以传示方来。时公以中秘帅东广,去桂盖逾年云。庆元丙辰正月既望,门下士洛阳滑懋谨跋。”滑懋字和仲,本洛阳(今属河南)人,徙家临桂(今广西桂林)。以文学受知于广西转运使张釜,待以上宾,常游漓江,遍眺诸胜。事见《桂故》卷六。

二十日(庚子),赵汝愚卒于永州(《宋史》卷三七《宁宗本纪》一)。汝愚学务有用,常以司马光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自期,与张栻、朱熹、吕祖谦、汪应辰、王十朋、胡铨、李焘、林光朝为师友。汝愚虽不以词章知名,而其《题鼓山寺》“江月不随流水去,天风常送海涛来”之诗,《柳梢青》(题丰乐亭)之词,亦每为评家称引。著有《赵忠定集》十五卷、《奏议》十五卷(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八),已佚。编《国朝诸臣奏议》一百五十卷,传世。参见绍兴十年庚申(1140)赵汝愚条。

敖陶孙以诗悼汝愚。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丙集:“庆元初,韩侂胄既逐赵忠定,太学诸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云:‘左手旋乾右转坤,如何群小

恣流言。狼胡无地居姬旦，鱼腹终天吊屈原。一死固知公所欠，孤忠幸有史长存。九原若遇韩忠献，休说如今有末孙。’……陶孙旋中乙丑第，由此得诗名，《江湖集》中诗最多。”《诗人玉屑》卷一九引赵令觿《诗余话·敖器之》云：“庆元间，韩侂胄用事，贬赵忠定公于永州，次衡阳，泊古酃，一夕而死。敖器之陶孙时处上庠，以诗哭之。”

二十八日(戊申)，周必大撰《题杨谨仲芍药诗后》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四七)云：“淳熙甲午奉祠庐陵，三月十七日，会同年杨谨仲、周孟觉赏芍药，尝樱桃。谨仲有诗，予次韵云：‘清晨自扫落花厅，小瓮亲笪竹叶青。簪盃莫辞过陋巷，牖传相与记彤庭。阶翻红药曾重见，仆两直西掖，敕赐朱樱亦屡经。老去飘零无此梦，诗来吟咏有余馨。’今二十有三年，二公墓木已拱，因彭君仲识携谨仲帖相过且索旧诗，为之怅然。此花最盛于太和，而以红都胜、黄楼子为冠，如牡丹之姚、魏也。黄楼岁得之，都胜者邑中惟一二家有种，惜不与人。……山谷宰太和时篇咏甚多，未尝及此花。今谨仲帖云‘花出怨语’，与古事相类，并录恶诗于后。庆元丙辰正月戊申，周某书。”

二 月

二十五日(乙亥)，周必大撰《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》(《周文忠公集》卷五二)：“文忠公年谱不一，惟桐川薛齐谊、庐陵孙谦益、曾三异三家为详。虽用旧例每岁列其著述，考文集之先后，然篇章不容尽载，次序宁免疑混。如公曾孙建世以告敕宣札为编年，尚多差互，况余人乎？今参稽众谱，旁采史籍，而取正于公之文。凡《居士集》、《外集》各于目录题所撰岁月而阙其不可知者，奏议表章之类则随篇注之，定为文集一百五十三卷。《居士集》五十卷，公所定也，故置于首，《外集》二十五卷次之，《易童子问》三卷(《诗本义》别行于世)、《外制集》三卷、《内制集》八卷、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、奏议十八卷、杂著述十九卷、《集古录跋尾》十卷又次之，书简十卷终焉。考公行状，惟阙《归荣集》一卷，往往散在外集，更俟博求。别有附录五卷，纪公德业。此谱专叙出处，词简而事粗备，览者当自得之。庆元二年二月十五日。”

伪学禁起，诏谕天下(元都璋《朱先生年谱节略》)。是月以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。同知贡举右正言刘德秀言：“伪学之魁，以匹夫窃人主之柄，鼓